

海湾晨曲

□ 吴康权

海湾的早晨，是海与人的合伙。海献出了它的辽阔与丰饶，人报之以烟火与生计。那咸腥的海风里，混着的不单是海水的味道，更有一种踏实过日子的温热气息。我站了许久，等待着太阳跳出海面。

空气清冽而湿润，带着大海所特有的微咸，像一片凉丝丝的湿纸巾贴在脸上，昨夜残留的睡意，便被这海风一拂而散了。我沿着长廊信步，路旁的草木缀上了露珠，在熹微的晨光里，闪着细碎的、钻石般的光。远处海湾的轮廓，在薄明的天光下，还只是一道蜿蜒的、沉郁的墨线。

待我走到伸向海中的栈桥上，天色已然又亮了一分。那混沌的、粘连在一起的灰蓝色，此刻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缓缓地拨动着，开始有了层次。贴近海平线的地方，是一抹柔和的鱼肚白，向上，便渐次晕染开浅浅的胭脂色与鹅黄，像一位少女羞涩的脸庞。

海面，此刻是安详的，静默的，仿佛尚未从酣梦中完全醒来。它不再是白日那种激荡的、碧蓝的壮阔，而是一种近乎墨绿的、厚重的平铺，微波不兴，在岸边发出一声声极有韵律的、低沉的“哗——哗——”浑厚的叹息，是这晨曲的低音声部。

渐渐地，那天边的胭脂色浓重起来了，竟然成了几缕瑰丽的紫红云霞，像是天空不慎打翻了调色盘，将那最华贵的颜色泼洒在天幕之上。也就在这时，那静默的、墨绿的海，仿佛被这霞光所唤醒，开始有了光与影的变幻。波光开始粼粼地闪动，起初是零星的，羞怯的，随即便连成了一片碎金，随着微波，轻轻地、有节律地摇曳。这景象，不像烈日下的万点金箭，那般刺目与喧嚣；它是一种沉静的、内敛的富丽，仿佛海底沉睡着一座巨大的宝库，此刻正将它的光辉，透过那深湛的海水，

一丝丝地释放出来。

在这光与影的交响中，晨曲的旋律也变得丰富起来。“嘎——”，嘎——”。远处几声清脆的鸟鸣划破了长空，几只海鸥展开洁白的翅膀，在霞光与波光之间翩跹起舞。它们的飞翔是这晨曲中最灵动的音符，时而高亢地冲向云端，时而低低地掠过水面。它们的叫声，与海浪的节拍应和着，更给这交响乐章，添上了几分活泼。

一位白发的老者，提着一个小小的收音机，里面正咿咿呀呀地唱着粤曲，那悠长而略带苍凉的唱腔，混在海风里，别有一种岁月的韵味。几个晨跑的青年，踏着矫健的步伐从我身边掠过，他们交谈的笑声，清脆而富有活力。更远处传来了机船“突突突”的引擎声，那声音沉闷而有力，宣告着一天劳作的开始。渔人们的身影在船上忙碌地晃动，准备着出海的网具。这人间烟火的响动，让这晨曲显得更加真实、丰满，充满了生机。

我静静地站着，任凭海风吹拂衣襟，我的呼吸，我的心跳，似乎也融入了那海浪的节拍里。

太阳终于完全跳出了海面，金光灿灿地铺满了整个海湾。那光，将那桥，那船，海上作业的人影，都镀上了一层淡淡的金边。光芒瞬间变得强烈而辉煌，海面的碎金化作了沸腾的熔岩，晨曲进入了高潮，所有的声响——海浪的澎湃，海鸟的欢鸣，人语的嘈杂，机器的轰鸣——汇成了一股蓬勃的、向前奔流的生命力量。

沙滩上，赶海的人们提着水桶，又是一天的丰盛。远处的高楼在晨光中渐渐清晰，与海湾的自然风光相映成趣，现代都市的繁华与原生态的静谧在此刻完美交融。那支雄浑而光明的晨曲，依旧在热烈地演奏着，长久地在我的脑海中回响。



复羽叶栎秋白盛放在赤坎街头。本报记者 李忠 摄

盛开在山野上的那抹紫红

□ 陆悦

每年7至9月，故乡的山野上，总会被一抹动人的紫红点亮。那色彩不像春日繁花的张扬，也不似秋天红叶的萧瑟，更像天际垂落的温柔笔触，将翠青山峦描摹为醉人的画卷，为炎炎夏日披上一袭清爽的诗意。

这抹紫红，源自名为“野牡丹”的野花。它与国花牡丹并无亲缘，只是枝繁叶茂的小灌木，形如绿伞。因其绽放在枝头上的那抹鲜明紫红，媲美牡丹的雍容华贵，故得此雅名。据载，它原籍南美洲巴西，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后，没有选择城市花盆的安逸，偏偏钟情于岭南山野的自由天地。

每逢花期，那抹紫红便牵动我归乡的执念，只为赴一场与野牡丹的约定。此时故乡的山野，处处氤氲浪漫情调。远眺，山冈上、山坳中、树荫下，处处可见那抹紫红的身影：成片簇拥的野牡丹，像给山野披上一件锦衣；零星散落的野牡丹，则像宝石遗落在草丛中，依旧夺目。近观，一树野牡丹一树花，层层叠叠，缀满枝头，那紫红色的花瓣，在阳光下照射下泛起柔和的光泽。微风拂过，花枝轻摇，紫气红韵透涌，似在舒展优雅舞姿，幽香也悄然弥漫，不似玫瑰浓烈，不像茉莉清冽，淡雅中却透着高洁，让人沉醉其间，忘却尘世喧嚣。

若遇晴日，晨光穿过枝叶洒落在花瓣上，那抹紫红便多了几分透亮，像镀了层细碎金箔，连花瓣边缘的纹路都清晰可辨。骤雨来袭，豆大的雨珠砸在花瓣上，那抹紫红却不低头蜷缩，反而托着晶莹雨珠，像缀了满枝珍珠，愈加娇艳挺拔。雨后，空气中满是泥土与花香的清新，那抹紫红带着湿漉漉的水汽，少了几分洒脱，多了些许娇憨灵气，却依旧挺直枝干，不见丝毫颓靡——原来这抹紫红里，藏着不为人知的骨气，顺境不骄，逆境不馁。

黄鹂鸟歌唱的傍晚

□ 李明刚

黄鹂鸟歌唱的傍晚，夕照在菠萝园镀上一层金色，金黄的菠萝果沉醉在晚风中，成熟菠萝果的甜香在空气中弥漫……

菠萝园斜坡的小道上走来一个人。他一拐一拐地走着，在空旷的菠萝地里显得孤单。这个年近半百的中年男人，其貌不扬，衣着朴素，那条裹着跛腿的藏青色裤子，洗得已经发白。这么一个残疾男人，夕阳并不嫌弃他，在即将坠落地平线时，用一天最后的光芒抚摸着，让他倍感温暖。

他往前走着，在丘陵地背面人工湖旁一座简易房子前，停下了脚步。“有人吗？”旷野回荡着他的声音。四野无声。近处的人工湖，偶尔传来鱼儿搅动湖水细微的响动。“有人吗？”他清了清嗓子，湖上吹来的风，把他的声音扬得更远。

房子还是不见回应。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他感到失望准备离开的时候，房门“吱呀”地响了一声，被打开了，还未见到人影，一声呻吟声传了出来。随后一个30岁出头的少妇蓬头垢面走出门来。她见到男人，脸色立夏。

“春旺叔，你，你怎来啦？”女人定了定神，搬来椅子给男人坐。

春旺还未开口，女人叫苦不迭。“春旺叔，那死鬼打残你后，丢下我们母子去坐牢，地里的菠萝疏于管理，半死不活的，也卖不了几个钱。现如今——”女人说到伤心处，“呜呜”地哭了起来。

女人想起自己不争气的丈夫，两年前因争田水，打断了春旺叔的腿，造成二

级至残，被判3年半徒刑，并赔偿医药费3万元。丈夫还在服刑，赔偿款一直无钱还……

“春旺叔，小宁在学校摔断了腿骨，无钱去县城医院医治，欠你的钱，我今天还不了。”女人咬咬牙，不再言语。“秀娥，我今天不是来要钱的。”春旺语气平和地说：“我听说小宁摔坏了腿，过来看看，千万别误解。”

春旺的话，让女人不敢相信。“秀娥啊，女儿的伤可不敢担误，赶快送他到县人民医院治疗。”春旺那张爬满岁月沧桑的脸，现出一片真情。诚恳的话语，毫无掩饰的关心，这让女人感到意外和感动。

“春旺叔，我也想送他去，可菠萝还未出卖，家里实在拿不出钱。”女人说这话的时候，脸露愁容。

春旺从衣袋里拿出一叠人民币，塞在女人手中，说：“你先拿6000元送孩子去治疗，如果不够，打电话回来，我再想办法给你送去。”

女人的眼睛一下子红了：“春旺叔，我怎么好意思要你的钱？”

“都什么时候了，还说这种话，孩子治伤要紧。”春旺的话不容商量，硬把钱塞在女人手中。然后，他起身走进卧室，看望躺在床上的孩子，脸上充满怜爱。

暮色中，黄鹂鸟依然在歌唱，清丽婉转的歌声，在原野回荡。女人望着春旺走向菠萝园的背影，双眼涌起泪花。这个备受磨难的女人，觉得今天黄鹂鸟的鸣声特别动听。

鼓浪屿诗篇

□ 彦谷

海鸟衔来一缕晨光

八角楼的飞檐

将朝霞织成金色的绸缎

哥特式的尖顶刺破云层

仿佛要触碰时间的尽头

琴声漫过红砖墙

三角梅在小巷伴奏

花瓣轻落，如零碎的乡音

番婆楼的雕花窗棂半掩

南洋的风悄悄溜进来

带着远方的消息与芬芳

杨家园的回廊深处

旧时的笑语与叹息

在藤蔓间缠绕

像一首未唱完的老歌

八卦楼的钟声悠悠

将一缕乡愁寄给远方

小巷深处，茉莉与海风

交换着乡愁的秘密

南瓜楼的圆顶

正悬着未说完的心事

日光岩上的第一缕光

唤醒了沉睡的岛屿

郑成功雕像如一枚定海神针

默默守护这一片海

而观海别墅的露台

正与潮汐对话，

谈论着永恒与瞬间的界限

鼓浪屿啊

你是春天的琴键

是时光的穿梭机

在潮起潮落间

奏响永恒的交响曲

在某个不经意的转角

会遇见一场四月的雨

或是一朵花开的声音

载过无数个黎明

此时正等下一个归期

小舢板像片枯叶

浮在刚没过脚踝的光阴里

弯下腰时裤脚卷成腥腥

网袋坠着青亮的潮声

指缝里漏过的浪沫

正缝着滩涂的补丁

空篮叠着空篮

像未装满的潮汐的容器

灰的是退潮的余温

黄的是将要盛满的晨昏

草帽挨着草帽

影子浸在浑黄的浪边

船舷挂住渔人的臂弯

海蓝得像句没说完的期盼

滩涂把所有脚印都酿成盐粒

船篙挑起一筐湿淋淋的光

当风裹着腥腥转过身

竹篮里晃着半片摇晃的太阳



家长带着孩子在滩涂上赶海。本报记者 李忠 摄

滩涂日志 (组诗)

□ 魏福迪

滩涂里的潮声

云把天空揉成一片浅灰
潮水退向远方

人群是散落在滩涂的星
赶海人裤脚卷着咸湿的风

塑料桶撞响淤泥的心跳
扁担挑起细碎的浪花

攥着半只贝壳的月光
把笑声浸在没踝的凉里

鸥鸟是滩涂的省略号
啄碎滩的轮廓

赶海人的影子陷进潮汐
每步都踩着海的余温

远处的堤坝横成沉默的句读
把海和岸的对话截成片段

赶海人是浸在水里的词
在泥泞里写满活着的短诗

当暮色漫过脚踝

桶里都盛着半捧黄昏
潮声漫上来时

把赶海人酿成盐的余韵

风裹着咸腥往回走
人群是滩涂长出的脚印

深浅里装满湿软的黄昏
装满沾着泥点的笑声

滩涂的渔歌

渔船是海的逗号
蓝黄的漆色里

插着一面红旗
在浪尖把日子锚在沙滩

渔网倾泄时
银鳞碎成海的鳞片

分拣的动作
是潮汐的另一种节奏

船在浅滩沉默如礁石
锈迹是海的吻痕

载过无数个黎明
此时正等下一个归期

竹篮和塑料筐
把海的馈赠分类

老人的指尖挑拣着
咸湿的生计与鲜活希望

三个人拉着沉重的网
沙粒在鞋底吟哦

海风吹着他们的背影
把劳作写成海岸线的褶皱

当最后一筐鱼被安顿
沙滩残留着海的呼吸

那些脚印渔网谈与笑
都是生活在海里捞起的诗

滩涂的晨与蓝

老船的铁架挑着灰蒙的云
潮水退成滩涂的皱纹

立春

东风的手指轻叩窗棂，
冰封的河面裂开第一道细纹，
泥土深处，种子翻身，
用胚芽的笔尖写一封，
给春天的信。

雨水

云朵拧开银色的水龙头，
柳枝蘸着雨丝，
在池塘的宣纸上，
画一弯朦胧的绿，
燕子衔着剪影，
把天空的湿气，
绣成屋檐下的珠帘。

惊蛰

雷声是大地苏醒的闹钟，
蚯蚓在泥土里伸懒腰，
桃花被春风挽了辫，
笑出一树绯红，
蝴蝶抖落冬天的茧，
翅膀上沾着，
阳光的金粉。

春分

昼夜的天平微微倾斜，

麦苗在田埂上，
练习绿色的平衡术，
风筝线牵着孩子的笑声，
把白云，
扯成棉絮的形状。

清明

雨丝串起透明的珠子，
墓碑前，野菊低头，
用露珠擦拭，
记忆的铜镜，
纸灰像黑色的蝴蝶，
驮着未说完的话，
飞向，
山那边的云。

谷雨

茶山戴着雾的斗笠，
采茶女的指尖，
在嫩芽上，
弹奏绿色的琴弦，
布谷鸟的叫声，
把种子，
撒进湿润的土壤。

立夏

阳光开始称量，
万物的重量，

槐花把香气，
称成雪白的，
秤砣，
石榴花，点燃了
夏天的火把。

小满

麦穗低头，
用饱满的弧度，丈量
天空的高度，
蜻蜓点水，
在池塘的镜面上，画下
夏天的标点。

芒种

镰刀与麦穗，
在田埂上，
举行金色的婚礼，
汗水滴落，
在泥土里，结出
盐的晶体。

夏至

白昼最长，
影子最短，
蝉鸣把阳光，拉成
金色的丝线，
荷花在池塘里，

数着，
自己的花瓣。

小暑

热浪是透明的，
在空气中，织成
一张网，
西瓜刀划过，露出
夏天的，
红心。

大暑

太阳像一块，
烧红的铁，烙在
大地的脊背上，
雷雨是天空的，
急救针，扎进
燥热的皮肤。

立秋

风开始收集，
落叶的信笺，
蝉鸣，
渐渐稀疏，像一支
即将收尾的，
交响曲。

处暑

暑气，
像退潮的海水，
在沙滩上，留下
盐的痕迹，
桂花，
偷偷地，
酝酿着，
秋天的香气。

白露

清晨，
草叶上，挂着银色的
珍珠，
大雁排成
人字，飞向
南方的，
信封。

秋分

昼夜再次平分，
苹果在枝头，称量
自己的重量，
月亮，
像一把银色的，
秤。

寒露

露水，

开始变得寒冷，
菊花，
在风中，举起
金色的酒杯，
枫叶，
把火焰，
烧在山坡上。

霜降

白露，
像一层薄薄的，
糖霜，
覆盖在大地的，
蛋糕上，
柿子，
在枝头，点亮
红色的，
灯笼。

立冬

北风，
开始，
在窗棂上，写
冬天的，
诗行，
炉火，
在壁炉里，朗诵
温暖的故事。

小雪

雪花，
像一群，
迷路的，
精灵，
在天空中，寻找
自己的，
家，
脚印，
在雪地上，画下
白色的，
地图。

大雪

雪，下得
更大了，
覆盖了，
整个，
世界，
炉火，
在屋里，和
冬天，
谈判。

冬至

白昼，最短，
影子，最长，

饺子，
在锅里，翻滚
像一群，
白色的小船，
载着
家的，
温暖。

小寒

寒风，
像一把锋利的，
刀，割着
裸露的，
皮肤，
梅花，
在枝头，
绽放，红色的
火焰。

大寒

冰，
在河面上，结出
透明的铠甲，
人们裹着，
厚厚的，
棉袄，
等待，春天的
破冰船。